



〔意〕威廉·赖特 编 黎汝译

# 当代歌王帕瓦罗蒂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当代歌王帕瓦罗蒂

〔意〕威廉·赖特 编

黎汝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Luciano Pavarotti**

---

本书根据意大利Arnoldo Monodori,  
Milan 1981年意大利文版译出

**当代歌王帕瓦罗蒂**

〔意〕威廉·赖特著  
黎 汝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隆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6插页 141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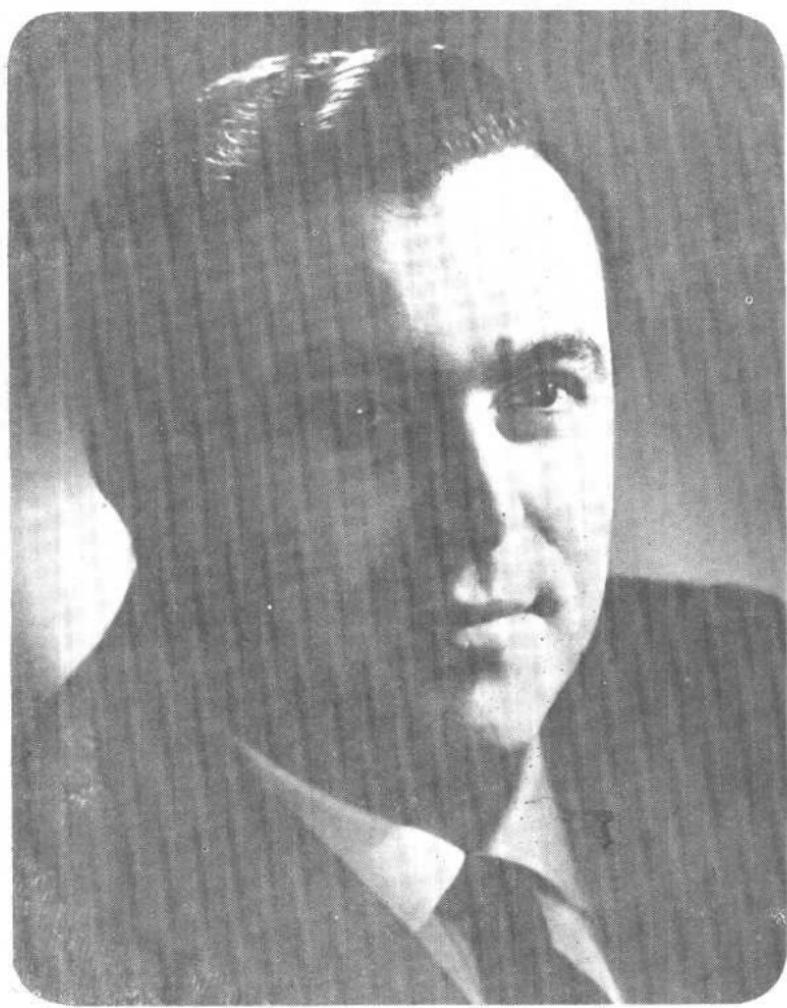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

书号：8355·206

定价：1.2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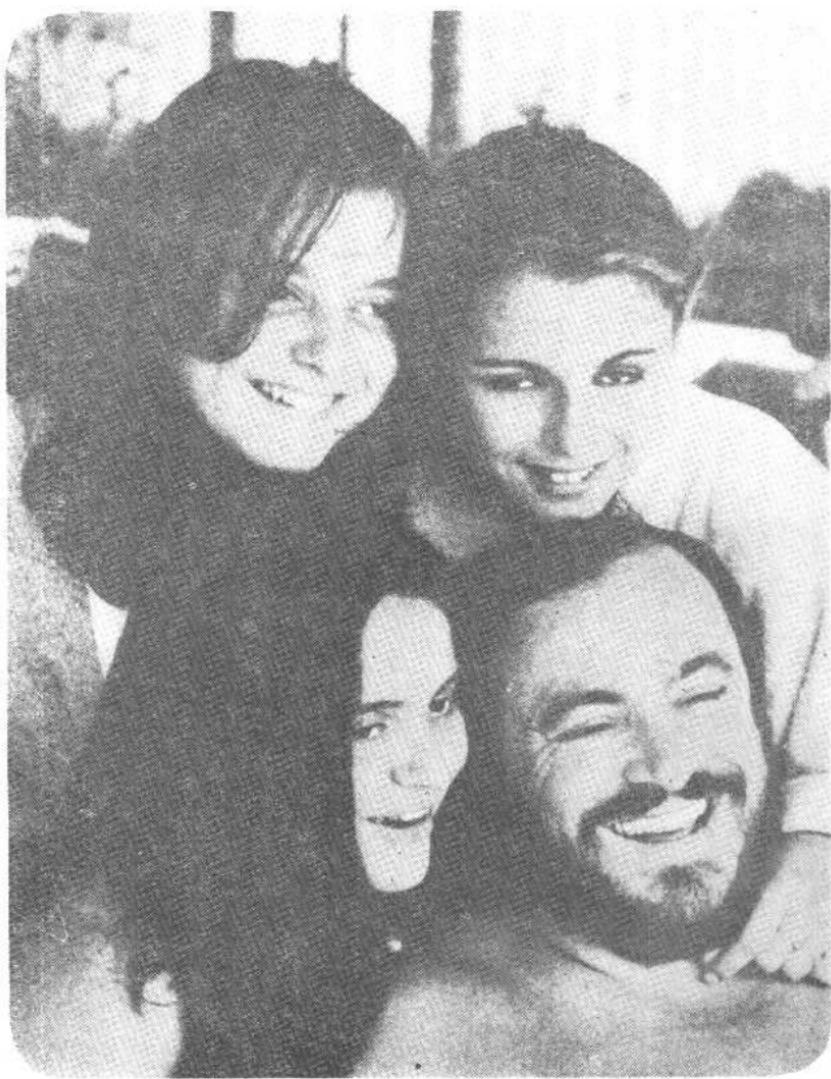








卢奇安诺·帕瓦罗蒂三岁时的照片



帕瓦罗蒂和他的三个女儿在一起



1980年帕瓦罗蒂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假面舞会》



帕瓦罗蒂与萨瑟兰在科文特加登歌剧院同台演出



帕瓦罗蒂与米雷尼在斯卡拉歌剧院演《团队的女儿》

9545/02

## 目 录

- 第一 章 生长在摩德纳 ..... 卢奇安诺·帕瓦罗蒂 (1)
- 第二 章 一个朋友的回忆 ..... 翁贝尔托·博埃里 (12)
- 第三 章 跻入男高音行列 ..... 卢奇安诺·帕瓦罗蒂 (16)
- 第四 章 教帕瓦罗蒂声乐 ..... 阿里戈·波拉 (24)
- 第五 章 男高音的妻子 ..... 阿杜阿·帕瓦罗蒂 (27)
- 第六 章 男高音登上歌剧舞台 ..... 卢奇安诺·帕瓦罗蒂 (36)
- 第七 章 发现千里马 ..... 琼·英格彭 (46)
- 第八 章 在格林德布恩歌剧节 ..... 朱迪思·拉斯金 (53)
- 第九 章 成 名 ..... 卢奇安诺·帕瓦罗蒂 (55)

第十章 对《前进报》记者的谈话	
.....	琼·萨瑟兰、日理查德·波宁吉 (66)
第十一章 从迈阿密到澳大利亚	
.....	卢奇安诺·帕瓦罗蒂 (77)
第十二章 征服纽约	
.....	卢奇安诺·帕瓦罗蒂 (85)
第十三章 谈谈歌唱和表演	
.....	卢奇安诺·帕瓦罗蒂 (92)
第十四章 歌剧界	
.....	卢奇安诺·帕瓦罗蒂 (108)
第十五章 作帕瓦罗蒂的代理人	
.....	赫伯特·布雷斯林 (116)
第十六章 帕瓦罗蒂的一周	
.....	威廉·赖特 (126)
第十七章 谈谈饮食问题	
.....	卢奇安诺·帕瓦罗蒂 (134)
第十八章 摩德纳的两个青年	
.....	米雷拉·弗雷尼 (138)
第十九章 一次歌剧演出	
.....	卢奇安诺·帕瓦罗蒂 (141)
第二十章 当帕瓦罗蒂的配角	
.....	约翰·胡斯特曼 (154)

- 第二十一章 佩扎罗的午宴 ..... 威廉·赖特 (157)
- 第二十二章 歌剧和音乐会 ..... 卢奇安诺·帕瓦罗蒂 (171)
- 第二十三章 帕瓦罗蒂：教师和雇主 ..... 马德林·雷内 (186)
- 第二十四章 飞机失事 ..... 马里奥·布佐利尼 (192)
- 第二十五章 一位同事——男高音 ..... 朱塞佩·迪斯泰法诺 (196)
- 第二十六章 结束语 ..... 卢奇安诺·帕瓦罗蒂 (199)

# 第一章 生长在摩德纳

——卢奇安诺·帕瓦罗蒂

我的童年是愉快而且幸福的。我的家并不富有，我也从未幻想过它能有更多的财产。当时，我们住在已有十一万人口的摩德纳郊区的一座公寓里。从公寓的窗子向外眺望，前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还有一块开阔碧绿的草地。公寓里住着的十七户人家，不是亲戚，便是朋友。

我家有四口人，两间房。我五岁的时候，母亲生了妹妹加勃里埃拉。她与爸爸、妈妈住一间，我睡在厨房里。我有一张折叠床，白天折起来当家俱，晚上放开当床。如今，那张床已经没有了。如果谁能找到它，我情愿付出与床同等重量的黄金。它会给我带来多少甜蜜的回忆啊！

我们的公寓有两个单元门：十一号和十三号。我家、外祖母和两个姨母住在十三号。从我记事的那天起，我周围就充满了疼和爱。外祖母朱丽叶非常疼我，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我出世前不久，她失去了女儿卢奇娅。为纪念她，给我起名叫卢奇安诺。我想，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她才加倍地疼我、爱我。

外祖母是个精明、能干，德高望重的女主人。大家都尊

敬她、服从她，从心眼里爱她。外祖父很讨人喜欢，但游手好闲，家里的事，几乎都由外祖母作主。我母亲在外面做工，平时由外祖母照管我。她宠我，很少骂我，也不强迫我干这干那。她对待我，就象对待心爱的小猫、小狗一样。

外祖母没上过学，但她智力过人，富有哲理。当然，她首先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对她来说，房子、儿女、孙子就是一切。外祖父是个唐·璜式的人物，他在外面干的事，外祖母不是不知道。但她从不过问，也不勉强他在家过夜。

持妇权观念的人可能认为她是个蠢货。可她用自己的方式使自己的大家庭团结而和睦。同她在一起，我感到象在天堂一样幸福。她了解我，保护我。

父母和姨母对我都很好。1935年10月12日，当我降生于人间时，我是十年以来出生在这个大家庭里的唯一的一个男孩。这种特殊的地位使我更加成为他们的掌上明珠。这一地区有百十个男孩，而我却是他们身边唯一的男孩。他们都供着我，事事依着我，一点小事也过来问长问短。

也许，就是这种环境，培育了我那开朗、乐观的性格，而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孤傲、寡言的人。从小我就爱逗人乐，恶作剧，使大家快乐，同时，也得到别人的疼爱。邻居们经常叫我到他们家吃饭。时间长了，父亲抱怨地说：“卢奇安诺已经四天没与我们一块吃饭了，今天又到别人家去了。”那时，我妈在一家烟厂工作，工作时间很长，又辛苦，我在别人家吃饭，多少给她减轻了一些负担。妈妈在家时，外祖母便让我与妈妈一块吃饭。

妈妈喜欢音乐。但优美的音乐又往往唤起她心中激动的狂澜，这使她不安。所以，她从不到剧院听我的歌剧。她

耽心，看到我在舞台上，她那颗激烈跳动的心，会给她带来无法医治的创伤。

妈妈喜欢讲笑话。她说，我刚生下来就大叫大嚷，医生听了拍手说：“我的天哪，多好的男高音！”当生活使某些昙花一现的预见变为现实时，做母亲的总觉得是早已预料到的事。她说，我继承了父亲的嗓子和她的感情。

父亲费尔南多是个面包师。小时候，我从未想过我家究竟是穷还是富。我只记得，家里没缺过什么。但是，我还记得，我家的收音机比别人家买得晚，我家也没有汽车。爸爸的小摩托车是我们全家唯一的交通工具。至今，我仍保留着小时的习惯：从不追求自己没有的东西。不幸的是，有不少人，看见别人的东西就动心。

小时，我无忧无虑。大概谁家的孩子也没有象我玩得这么多、这么痛快。一下课，我便约一群小伙伴去玩。凡是体育活动，我都喜欢，特别是踢足球。至今，一玩起来，就象着了迷一样。

在公寓里，我没有特别知心的朋友。这十几个孩子都是我的朋友，也都是我的敌人。我年龄最小，需时刻提防别人欺侮，还得有个靠山。小孩子在一起经常打架。虽然我最小，但我知道怎样做才不吃亏。

在公寓里，我是个“机灵鬼”，“大人们的事”我假装不懂。实际上，我什么都懂。什么谁和谁好，我都知道。有一次，一对情侣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商量他们的机密，他们以为我听不懂，我才不傻呢。

我活动的范围很狭窄。离公寓不远有一条大路，我偶尔到那里去。我还记得，大路上有许多车、马和古里古怪的